

弘明集卷第八

兵四

梁 釋 僧祐 述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滅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兵四

釋玄光辯惑論并序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聲華
緣想增靄矣識明政由淳風漓薄使衆魔紛
競矣若矯詐謀榮必行五逆威強導蒙必施
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水仙之
厄西夷載鬼卒之名閩藪留種民之穢漢葉
感恩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歆攬地沙草
寧數其罪消流末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辭詭
蔽三寶老鬼民等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
燼河洛之渣糝淪滑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

迹庶鏡未然照迷童於互鄉顯妙趣於塵外
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能撼寫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言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
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喻菩
薩慈悲等照震電光於炎塗弭魔賊於險澤
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海聞道諸經製
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哉道化空被
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
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
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
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
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
遠真雲波祈候通仙影響無陳夫開心祛欲
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盡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懋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蕩花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能無終況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蟒蛇所喻子衡奔尋無處畏負清議之

兵四

二

報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鵠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尅期發之到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蟻集闕外雲臺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享九幽方夜衡入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辰華爾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密抽遊胃鶴直衝虛空民獠愚戇僉言登仙取死利生欺罔天地合氣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羣斯班姓妄造黃

書呪癩無端以伏輕誚呪曰天道畢三五成日月俱出窮窮入冥

真氣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姦邪鬼賊皆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行謀圖我者反

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真醮籙男女媾合尊卑無別吳陸倫靜復勤勤行此乃

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勢

用消災散禍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漢時儀君

行此為道觥魅亂俗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佚

蕩滋甚士女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

結難消沉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王門

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無忠貞之節死有

兵四

三

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檢鏡斯輩物我端清莫

負真詔

俠道作亂是其四逆

夫真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嶽德輕風

露如黃巾等為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

次有子魯復稱鬼道神祇不佐爲野麋所突
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以民賤之輕欲圖帝
貴之重作雲響於幽竇發妄想於空玄水仙
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以宋
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
撲羣妖不勞決辰含識懷懽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魄務依明德
道無真體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
此頑瞽寧非陋僻又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
免擔沙石長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
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後判者
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眼之照三
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
急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

民枉死嗚呼哀哉實爲五逆

畏鬼帶符妖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革其氣是以至聖高賢
無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卧宿煙霞此純
誠感通豈佩帶使然哉其經辭致誇慢鬼弊

云左佩太極章右佩峴吳鐵指日則停暉擬

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破屐

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圍廁

如郭景純亦云仙流
登圓度厄竟不免災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

其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悚

共四

紫標孫恩孤虛並矯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

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困魔蟒又塗炭

齋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故制斯法乃驢驘

泥中黃鹵泥面擗頭懸柳埏埴使熟此法指
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
實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猶渥
揆額懸縻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廚纂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

廚矜身與食懷咤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

福大集祭酒及諸鬼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民夷

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稱美也又道姑道男冠女官道父道

母神君種民此是合氣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性都功祭酒此是荒時撫化名也人貧

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禪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秣陵縣民王靈期作也又道士蟻

賊制酒米賊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却誦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依世制此名也又

天公地公及稱臣妾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

道紫道鬼神若仙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膠東樂大拜五利將軍雖有茅土甘進過常

而無臣節漢武之未不復稱之也遂致營逸醜聲遐布遠遠岷方劉璋教曰夫

共四

五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
子魯聞之憤恥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
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令酒限三升漢末
已來謂為制酒至王靈期削除疊目先生道
民並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為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蒂命薄春水業風吹蕩蓬迴化境

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為行尸迷徒湫

學不識大方至有疾病衰禍妄甚妖崇之原

淵鬼鸚以為災渡危厄於遐川詹鈞星於懸

溜雪丹章於華山乃感顰眉貌謏託冥鬼云

三官使者已送光歸逝者故然空喪辭貸斯

實祭酒規中糈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

使火宅驚於至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瀟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羣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勿尚迷言使天堂無暇食之思冰河靜災念之聲輕作寒暑兇佞之極第六

夫淵默心口者萬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率無慈愛虺兇邪佞符章競作懸門貼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經有舊准死入鐵鉗火獄生出鴟鴞瘡痂精骸昏朽淪離永劫誰知斯乎老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

六四

六

者甘聞故略致言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即與大化同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備照聲曲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東莞劉記室總滅惑論

惑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辯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詔死為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辯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誑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

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
偽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
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翻無際
神暗爲飛戾天寧免爲烏夫泥洹妙果道惟
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六四

七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
人髡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
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
爲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
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秦
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
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括美談況般
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

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
心准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誰言說僞興造無
費苦尅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滅損
况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爲
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

此

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
遣有辯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
其苦業誑言之訛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闢
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
玉帛萬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
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絕寧此
之由宗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
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

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

兵四

八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私孝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鑒燭人世過駟馬於格言逝川傷於上拓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辯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摧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公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

之中野封樹弗修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及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兵四

九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誠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今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

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
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
不二故名教有二指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
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
傷神形飾垂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
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
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
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
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
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
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
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
三界神教妙本羣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
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

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爲浮屠胡人凶惡故
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爲
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禕後改爲佛圖本舊經
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
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爲桑門僧禕又改爲
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
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
爲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
正三承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
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
周頌允塞晏安垂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
在兩字得意志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
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
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止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麤獷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無窮者矣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跡沉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怯弱比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凶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猥狁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滑爲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孛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

岳

十一

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忽之爲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爲邪僞不復云云

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麤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已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羲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書符湯武杼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授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人

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羗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真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官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爲始進慧以十地爲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垂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麤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固能拯拔六趣總

共四

十二

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辯驗法則真僞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爲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爲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若乃神仙小道名爲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僞託遂滋張陵米賊述記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欺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爲妙猶不足筭況效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

法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天含識所同故
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
黃書御女詐稱地仙肌革盈虛羣生共愛故
寶惜洩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
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

兵四

十三

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姦
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比屋歸
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
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
民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
士女運述則蠲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豈
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妙上清金容
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
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
孰與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鳴

天鼓於脣齒校以形迹精麤已懸覈以至理
真偽豈隱若以麤笑精以偽謗真是瞽對離
朱曰我明也

僧順法師答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十九條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
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
徒是其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
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
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叵以生爲
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者無爲之妙
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官雙樹之文語其實也
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
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
如斲筭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

方終不得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

十四

十四

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號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爲累最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是以厲婦夕產忽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爲厲凡夫之種若厲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厲就佛爲樂爲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哉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

重論其愛也髮膚爲上稱其嚴也剪落爲難

所以就剃除而歡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

去此煩惱即彼無爲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

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

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

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

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暮非恩之薄所

後頓伸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

愛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

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

十四

十五

旨相爲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

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

槩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令

之言以太皇爲臣魏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論云剃頭爲浮圖

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汎海儵來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爲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無慙德仲雍剪髮文身從俗至化遭子今日必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爲聖人內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爲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

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爲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旣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爲教本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梅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旣卒三千之徒永言與慕以有若之貌最似

兵四

十六

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殊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襴負佛經流布關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無爲之高

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爲服凶胡今中國人士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

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蚊行喙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曆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逾美真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兵四

十七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爲化不待形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諮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擗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叩地不問親疎親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爲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爲糞土

釋迦以三界爲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華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爲樂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尅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譖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

五十四

十八

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况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似不近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子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

釋曰噫唉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

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
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胃懷澹爾無寄
塵垢何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櫪
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或頭陀林野委
身餒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

共四

十九

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兆百福於未
萌濟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
子所得聞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頽喙
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
之喙三尺矣何多口之爲累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無緣生有緣即是緣有緣
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入道故曰緣有
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
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

門頓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
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墜無聞違復
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
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爲最尊梵志之徒蓋
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
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
但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
雄夫太極剖判之初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
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
已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
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
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在其跡不
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遣三

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
 釋氏之偏禪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
 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寞無為而作佛
 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耶嗟乎外道籍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
 撓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
 此也

兵四

二十

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則於道
 為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乎呼曰道士釋
 聖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
 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
 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
 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為
 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

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
 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
 辱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溺之道得非

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

音釋

颶 平頰切 雜 盧各切 渣 側加切 糝 桑感切 米
 人名 蕩 徒浪切 翕 許及切 獠 魯皓切 腎 五
 胡閏也 蕩 徒浪切 翕 許及切 獠 魯皓切 腎 五
 切 畧 蕙 降切 觥 古橫切 普 武豆切 琅 力宕
 七情切 氏 都黎切 擿 直陟切 埏 埏成切
 埏 常職切 闔 於真切 唳 其江切 營 平
 埏和土也 闔 曲重門也 唳 其江切 營 平
 切 湫 偏反也 崇 雖逆切 謏 謏胡禮切
 謏 怒私呂切 漚 胡了切 鴟 烏名切
 言也 糝 神米也 漚 胡了切 鴟 烏名切
 諛 彌正切 辨 苦昆切 禕 非切 獬 獬
 狁 今準切 儵 與儵同 蚊 行貌 挺 丑連
 狁 今準切 儵 與儵同 蚊 行貌 挺 丑連

也
咲於開切
歎聲